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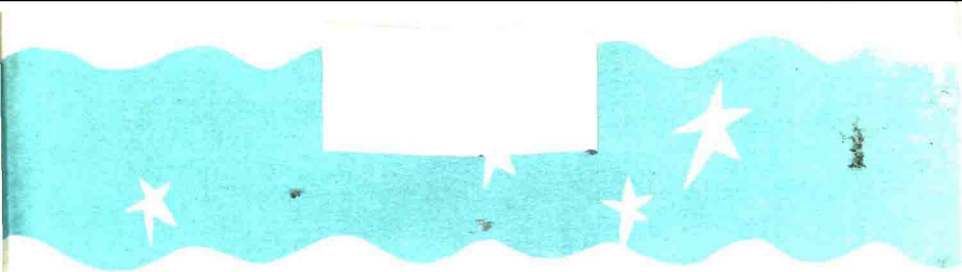
杨泥

激情月光



2
JIQING YUEGUA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激情月光

杨 泥 著

(辽)新登字3号

激情月光

jīqénɡ Yuèguānɡ

杨 泥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0,15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¹/₄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513

责任编辑: 安波舜

责任校对: 晓 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0752-9/I·691

定价: 4.50元

作品评序

唯物地讲，我们的国家很穷，似乎不该有奢侈的文化现象。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伊始，四川流传着一则极开心的新闻。说他们那里的一座城隍庙的牌匾有一天漫不经心地掉下来，就砸倒了三个诗人。那时的诗人多如牛毛，有108派，诸如“撒娇派”、“娇滴滴派”。名诗人的身价犹如今天的歌星，一张讲座门票高达10元。如果某位听众少女被名诗人那惊世骇俗的目光看上一眼，几乎就有晕过去的可能。据说，名诗人上街要往有警察的路段走，以便被少女们围攻签名时能够呼救……那时的“诗人们”充分享受着被爱的幸福，并被这意外弄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于是，他们愈发要张狂，制造着稀奇古怪的新闻。

在今天看来，这种不可理喻的文化现象，绝对是荒诞。可是，在当年这又绝对真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忽

然发现人要认真地活着，就得做一个有责任的公民。荒诞的“激情”当不得饭吃，得务实得创造，得扎扎实实地和共和国一道闯过经济难关。于是，“诗人们”从天堂跌落到地下。不过，诸公们似乎天生就是制造人文奇观的一群，因此，诗人的名头下面，又添上了各种“经理”的头衔。继续经营“骗”的勾当……但是，不管他们做何种选择，一律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深刻”。他们习惯从上帝和流行哲学那里找出堕落的理由。

这就是本书作者杨泥要讲给我们的故事。

这故事写的是一个时期，一个阶层，一群人的爱情与欢愉、疯狂与偏激、追求与迷惘。快乐是在喧嚣中表现的，痛苦却是在冷静中深含着的。书中圆熟的幽默甚至是恼人的反讽有时令人忍俊不禁，但留下的却是咽喉间吐不出的酸楚。

毫无疑问，作者杨泥是站在中国文化精神坚实的基石上，以一种健康明朗而又沉稳积极的人生观，对那个时期极不正常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对那种浮躁荒诞的人生，进行了讽刺和披露。但是，这种讽刺和披露，这种健康积极的人生观的倡达，并不是靠简单正面的主观参予和说教来表现的。她是靠不动声色的冷静描写，独特精致甚至是傲慢调侃的刻画来完成的。小说在表现真实方面，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但在叙述风格上又追求一种现代主义的时空效果。无数个精彩的感觉连续和时空勾挂，使作品看上去不免有眩目之感。因而，对一般读者来说，有效地解读对把握本书的主题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一、小说的情节核心是“诗人节”。围绕这一核心的时

空活跃的闪回或者插叙，都是这一结构中心的分瓣。你可以想象这是一朵梅花，或者是一幅大师的油画。任何一个局部都散发着迷人的艺术芳香，但总体的组合更显示出完整意境的辉煌。小说没有主人公。但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完整的。

二、请您不要忽略书中的那个“我”。“我”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人物。“我”既参予故事，又保持着一个冷静的观察距离。“我”是一个视角，是舞台侧幕的一个冷面场记。抓住“我”，就可能进入一个清醒的阅读角色。

三、我们应该感觉到，在作品的深层内蕴中弥漫着一股沉稳宁静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才使得作品层面上那一群人的浮躁、荒诞和爱，包括他们的痛苦和孤独是多么地浅薄，充满外来文化冲击的动荡和无根无基的飘零感。它创造出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看上去那么真实的快乐和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梦一样的荒诞和无稽。曾经轰轰烈烈的“诗人疯”和“疯了的诗”烟消云散，留下来的依然是最初那些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事业的人。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古典精神。当然，它不是欧式的英雄主义。它的深层境界是对一种儒雅平和的维护和追求，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历代文人所苦苦寻觅的道德极至。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在小说的尾部已经明朗化了。

安波舜

1991年1月

1 心理医生K，愁肠寸断地捉住我指尖说，你救救沈芄，她有严重的心理障碍。

K脸色苍白，蹲在我面前，有些屈膝下跪的模样，好像要给我献花。K的眉毛和腮帮都在可怜地抽搐，一颤一颤，表现着绝望。K说：你们是朋友，你能见死不救吗？沈芄的精神正处在临界阶段。K的语气肯定，他的悲伤和肯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而K就是制造阴谋和陷阱的家伙。

我不明白K为什么死死活活地看住沈芄不放。那天，我和沈芄去医学院，在尸解室外等李博士，K就朝我们走来了。K的激动叫人不好意思。从尸解室出来的三女六男，个个面如铁灰，都拿冷眼觑我们，李博士走在最后，看见我们，竟也奇怪地哆嗦一下，把脸扭向一边。只有K，狂喜得不能形容，张开双手就朝我们奔过来，他的手上有肥皂水和

来苏的混和气味。

K是李博士的朋友，李博士是沈芄的朋友，K运用数学原理，很简单地将沈芄引为知己。K是第二次见沈芄，K直截了当地对沈芄说，你快些来住院，我给你留了床位。K盯住沈芄，目光如炬，两只眼睛的光芒扭成一束，朝沈芄散淡的双目射去。

沈芄的瞳孔散得很大。有一粒糖丸那么大。沈芄使用了李博士给她的那盒绿油膏，不停地往眼里抹，瞳孔便散开了。沈芄走路拽住我手，眼前白茫茫一片，宛如置身棉花的海洋。李博士说，这就对了，这就是效果。李博士把沈芄领到一间黑屋里去，和K一起给沈芄测试眼力。沈芄说，K一直抱着她的脑袋，其实她并不想动，K的手上有奇特的异香，闻着香，她差点睡着。李博士指着朝上的“山”形问她时，她昏昏欲睡地说，她飞过去了。沈芄说，K手上的异香是从指甲盖里渗出来的，既然是这样，也许血液也是香的吧。

从那一刻起，K就对沈芄追踪不放了。

沈芄的瞳孔一直散着，一直如糖丸。沈芄疑心，是李博士捣鬼了。李博士不止一次地翻弄过沈芄的眼皮，直到把它们翻弄出眼泪来。李博士喜欢命令她：睁着，看我。沈芄喜欢把双眼死死闭住，只给李博士两只吓人的白眼球。

K顺着马路慢慢走回去。K的家，在马路尽头。一幢白房子，窗上有铁栏，四周连一片树叶都没有。K一个人住在那幢房子里，常站在有铁栏的窗前远眺，那晚我和老甲去他

那里，远远就看见贴在铁栏后面那张苍白的脸。老甲说，怎么就听不见一声鸡叫呢。这里是农村还是城市？K给我们端上来两杯冰凉的白水，漂白粉的气味呛鼻。K抱着双膝，冷淡地对老甲说，沈芑是严重的抑郁症，她被男人毁了。K很痛苦。K把那杯悬浮着白色颗粒的白水一饮而尽。老甲说，你这是危言耸听了，医生都一个德性。

我和老甲骑车回家。

老甲说：我看那家伙有病。老甲四下望望，肯定无人跟踪后，小声告诉我，刚才K一直尾随我们，我们骑车，他小跑。K步履如飞，活像神行太保。老甲说，你注意到没有，那家伙的脚，那脚，可能只穿36码的鞋。老甲窃笑。

老甲说：让沈芑住院吧。老甲的喉咙咕咚了一下，哀哀的。

在那个漫长而晦暗的冬天里，K常常来我的小屋。K常常穿一件米色风衣，领子高高耸着，半边脸就掩埋在脖子里，K的风衣皱皱巴巴，这一点与他极不吻合。K同我讲话时，总拿一张白手帕反复揩手，从指尖到指缝，反复不停地机械运动。如果沈芑在，K这种动作便更加神经质，甚至有些痉挛。

K来过我这里，我就听肥肥讲了有关K的一些事。肥肥的话半真半假，他一边戏谑地说，一边有名有姓地点出几个女人的名字，那神态，仿佛他天生就是一个无时不在的旁观者。肥肥说，K不简单哪，肥肥说完这句话，就笑眯眯地看我，半是挖苦半是钦佩。K可以用意念给女人美容。肥肥洞察一切地狡黠地笑着。那个苏，你是认识的。无休止地发

胖，激光、针刺、气功对她都不起作用，她练气功，一个星期不吃饭，体重猛减8斤，一开斋，7天以2斤半的速度往上猛蹿，一个月就长了10斤肥膘。苏是要写诗的呀，诗人，尤其女诗人，身材不够档次，不等于领到一张死亡证明了吗？苏去找K，K用一只斜眼，反复把苏上上下下观察了一番，然后斩钉截铁地对苏说，你放心吧，你会苗条的。你知不知道，苏怎么啦，肥肥说，苏当时就抱着K的大腿嗷嗷大哭起来，好像在狼堆里终于发现了一个披着狼皮的人一样。

我依稀记起来，苏在一张妇联办的小报上鼓吹过她的“三围”。胸围二尺九，腰围二尺零五，臀围二尺九。妇女小报的主编还在旁边加了评语，称苏为当今妇女健美之楷模。这么说，K是一个高尚的人了。肥肥说苏给他讲过K大夫用意念帮她减肥的过程。K对苏说，你一点也不胖，你很苗条，你正在一天天瘦下去，你应该多吃东西，你应该充分吸收富含维生素，富含高蛋白的营养食物：西红柿、鸭蛋、活鲫鱼，你爱吃果皇话梅、浸柠檬汁的冬瓜条，还有芝麻糊，对吗？你放心大胆去吃它们吧，去吃你喜欢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你正在一天天瘦下去，你正在越来越苗条，你看，你和你25岁时的照片何等相像啊……肥肥说，苏的感觉在那一瞬间便升华了许多，苏真的觉得自己漂亮，苏真的觉得自己正在年轻起来，K的暗示和引导给了苏自信心。肥肥说，苏从那刻起，就不吃零食了，过而甚之，对一切食物都产生了厌倦。苏把治疗结果告诉K，K笑而不语，把她带到自己的厨房，坐在一堆瓶瓶罐罐之间，K和苏两膝相碰，K用梦幻的声音给苏讲述芝麻酱的制做过程。听着听着，苏便

头昏，终于忍不住，趴在洗碗池边，很没有样子地干呕起来。肥肥说，K讲述芝麻酱、豆瓣酱的制做过程尤为详细，苏对他说，K每个下午，只对她讲述一至两个品种的制做过程，讲至黄昏，听着乌鸦在电线杆上乱叫，苏就有厌食，甚至厌生的念头冉冉在心中升起。苏说，她骑着自行车回家，路过街道两旁的商店，百货商场，小杂货铺，她连看一看的兴趣都没有了。过去，她对这些地方是多么地感兴趣啊。她为买一袋食盐，不惜在打了蜡的镶有云南大理石的商场内转上一个小时，她就是想逛，想买，想吃。K对她深藏心底的那些欲望，一枝一叶都看得清楚，K拿着那把环卫工人使用的大剪刀，双手扳动着，咔嚓咔嚓地一点一点地消灭着这些枝叶藤蔓，K真厉害呵。

K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我只把女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灵气的，一种是没有灵气的。两种女人好像在两个抽屉里装着。打个比方说，好比一朵花，花瓣湿淋淋的，有露水、有鲜活气的，是一种，是有灵气的；花瓣上没有湿气，干了，蔫了，死的，是另一种，没有灵气的。至于美丽不美丽，漂亮不漂亮，是另一回事，美丽的、漂亮的，不一定就有灵气，没有灵气，美丽和漂亮就是虚的，美丽和漂亮也就无所依附，这就好比皮之不存一般。灵气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沈芄，是不是有灵气的呢？我问，我想刚才K还同我探讨沈芄的忧郁美，只一会儿，不至于被K忘却吧。

K说，沈芄的灵气正在一点点消失，我很着急。

K曾经是医学院出类拔萃的高材生，外科的。谁知他忽

一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K研究精神心理学，拜师法国的格博士。K与格博士素不相识，只鸿雁往来，格博士在医学上的造诣堪称首屈一指，但政治上却是一个极端主义者。K说格博士走火入魔，许多次想从悬崖上跳下去。格博士与K鸿雁往来日月不息。

我问K，沈芄的灵气是怎样在一点一点的消失的呢？

K用一种平常的口吻对我说，你和沈芄靠得太近，因此你不了解她。

2 一月是诗人的季节。阴冷、忧伤和寂寞，正适合上演一部没头没脑缺乏激情缺乏自信心的悲剧。悲剧是诗人的。

我不喜欢一月，沈芄喜欢。那是因为一月属于诗人。一月里阳光很少。那个漫长的冬天，阳光宛如黄金。灿烂的黄金始终诱惑着人们。小孩子们嚼钙片，大人们便拼命吃鸡蛋，仔细的人每天都要在纸片上计算一天的钙质吸收情况。偶尔太阳恩赐于我们，那么整个大街小巷便节日盛会一般，人们奔走相告，头重脚轻，醉醺醺的。尿片和被褥晒得满街满巷，哪怕市长和街道办事处主任一齐上街拿着喇叭喊保持市容整洁也没用。可惜这样的阳光比黄金更为稀少。或者说，我们这个城市从来就没有纯粹的阳光。我们只有潮湿、阴冷、灰色的、灰白色的雾气。我们是盆地，我们都像一只只蜗牛一般蛰伏在这个四面是山、八面是山的结结实实的铜盆里。当然很有安全感。

诗人们都喜欢在一月光临我们这儿。吕奈说，这样的季节，我们这里与伦敦出人意料的相似。潮湿的街道、苍白的人脸、青苔、腐草和雾。吕奈从未到过伦敦，他那些关于伦敦的印象，不过是来源于狄更斯的小说和狄兰·托马斯和李·哈伍德的诗。英国式的浪漫和阴郁两条铁轨似的在他面前延伸。他是走在这两条铁轨中间的人。吕奈喜欢在早晨的浓雾中散步，雾水重重地压在他肩上，打湿头发，又打湿肩膀，还有夜晚，月光漂泊在雾中，月光也湿漉漉的。他喜欢湿漉漉的滋味。吕奈说有一年冬天，他一个人在除夕之夜仓惶逃到我们这个城市，除了腰上别着一把手枪，身无分文。一对卖豆腐干的老夫妇收留了他。他不会使用那支枪。他逃出来的时候，看守他的造反派正烂醉如泥，他就把他们的枪卸下来了。一共是两支。听说是六四式的，那么该算是很新的了。他逃出来的时候，想了想，给他们留下了一支，他只拿了一支套子上挂了红穗的。吕奈说他饿昏了，他从火车站便跟在一个卖豆腐干的老汉身后走，他说他真想把枪掏出来，大喊一声：把豆腐干留下。飘散在湿润的夜雾中的烟熏香味啊，就像一张洗脸毛巾敷在脸上，鼻、嘴，还有喉管，都和这香味离得近近的。他一直跟着老汉走，跟着湿漉漉的香气走。最后，他颤抖地横在老汉面前。老大爷，换给我一包豆腐干吧。老汉把篮子搁地上，接过来凑在路灯下一看，立刻瘫坐在地上。老大爷，换给我一点吧。他抓起一包豆腐干，倒在嘴里，太阳穴一突一突地发疼。吕奈说，老汉把他领回了自己家。正月初一吃汤圆，正月初二，他就跟老汉上街卖豆腐干了。早晨的雾水重重压在肩上，湿淋淋的冷空气

挤压着心脏和肺。他挎着篮子，袖着手，低头在雾中吼，豆腐干哪，颗颗酥，串串香啊。中午时分，雾仍然不肯散去，天空灰白灰白，豆腐干卖完了。老汉领他到一个小摊面前，给他买一个三分钱的红糖锅魁。吕奈说，他咬第一口锅魁时，老汉就提心吊胆紧盯那个锅魁，直喊：标了标了。他不知道标是什么，一股又稀又烫的红糖浆汁溅在鼻子上，老汉就说：看嘛看嘛，我说要标。他就猜，标和溅原来是一个意思。

吕奈说，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十五，他天天和老汉一起卖豆腐干，上午卖，下午和老婆子在家做。颗颗酥是干的，用二分钱一斤的旧书旧报来包，一页书要包两包；串串香是湿的，用竹签子来穿，一串五块。正月十五他吃了25个汤圆。他一边吃一边哭，老婆子一边看他吃，一边陪他哭。那年他16岁。

吕奈来之前，某个部门正安排他访问苏联。他不去，偏喜欢来这里。他在中苏边境小城呆了10几年，他不愿坐上几天几夜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折腾回去，然后乘国际专列去看早已见惯不惊的娜塔莎和俄罗斯暴风雪。没一点意思。吕奈说。

沈芄是诗人，她还喜欢悲剧。她在悲剧里从不怀疑，从未动摇过信心。那一次淳怀了天狼的孩子，她平静地为淳炖鸡汤，用热水给淳洗脸洗脚，在自由市场上，睁着两只大眼专盯黑皮黑肉的乌骨鸡。她说她得为天狼一丝不苟地照顾好淳。

那个夜晚，沈芄披着一身小雨回来。头发和外衣已经湿透，她的身后跟着淳。两个女人脸色一样泛黄，眼圈周围化过淡妆一样。沈芄把淳搀扶到床上躺下，又给淳的腰部塞上两个枕头。沈芄朝我笑笑，我知道那笑都意味着些什么。那一整天，我和沈芄不讲话，我懒得看她那张嘴脸。万恶的天狼，让一个女人怀孕，又把那个倒霉透顶的女人塞进另一个女人怀里。

我问沈芄：淳为什么要住在你家里？是你让她怀孕的，是吗？

沈芄一言不发，脸色青白，我猜是气坏了。我很苛薄。也许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种恶毒连我也吃惊。沈芄默默收拾床铺，像寡言少语的老护士。我知道沈芄不会回心转意。外人都觉得沈芄柔顺，很少有人知道她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也许诗人都是几副面孔吧。

淳躺在床上，暖和过来后，脸上有了一丝血色。我躺在沙发上看书，借着翻书的空隙，悄悄观察淳。我想淳是看见我了，她咧咧嘴，有些要哭的样子。那模样很令人心酸。我哗啦啦翻书，借此转移她的注意力。我想淳也可怜，她的同学在上晚自习，在教室里交头接耳，打着伞在林荫路上勾肩搭背散步，她却忍着痛，一瘸一拐地从手术台上下来，躺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坐起来，把书丢在一边，我看着淳，有些可怜她了。你喝一点热的，好吗？我问淳。我听见沈芄在厨房搞得叮叮当当响。沈芄在热汤，鸡汤里夹杂着生姜的气味缓缓飘进来。我看见淳舔了一下嘴唇，然后点点头。

淳笑笑，流下两行泪。

我走进厨房，倚着门框，粗声对沈芄说让我来。沈芄正举着食指拼命呵气。她在热汤，食指却伸到火苗上，指弯上立即有痂痕。我拿过酱油瓶，倒出半碗，然后抓过那根食指按在碗里。我对沈芄说，10分钟，一定10分钟，我看沈芄睁大眼看我，听话地将食指按在碗里，端起碗，小心地挪进屋去。

淳喝了汤，沈芄也喝了汤，两个女人的气色立即复原了。我看着她们，心想这两个人究竟谁是病人。沈芄用自行车把淳推回来的，在小雨中走了20几分钟。那时天已太晚，车已经没有了。只有出租车悠闲地在马路上缓缓行驶。沈芄倾囊为淳准备营养品，不敢再奢望出租车。去医院前，她苦苦哀求我同去，我坚决拒绝。听淳说，沈芄和她一起摔倒了一次，跌进泥水里，还有一次，将自行车前轮撞到小巷拐弯处的墙上，把她颠了下来。

天狼没有来看过淳。

淳在床上躺腻了，就趴在窗台往外瞅。一动不动。看见我们，淳有些不好意思，她不让我们看见她眼里的伤痛。淳说，我看小鸟呢，那一群麻雀，天天飞到对面阳台上，那个阳台上鸽子飞走了，麻雀就飞去，它们可能太饿了。

这时，沈芄就从提包里取出柠檬卷，装在餐盘里递给淳。

天天，天天，淳在床上吃喝。

涛天天来陪淳。下午他逃课，下午上自习课他理直气壮

地不去，有课他就装感冒，冲着班长喷嚏连天，走出校门还直擤鼻涕。他鼻子里有面粉，中午到食堂弄来的。白天里，淳很寂寞，就真心实意想念涛。她对涛说，她想一辈子都做好学生，不和男人再有那种关系了。涛就捏住她的手，直点头。

涛对我和沈芄说这话时，又担心地说，淳实际上还是想念天狼。淳对他说，她总觉得对面阳台上有一只鸽子朝她这边飞，那是一只信鸽就好了。鸽子可以带来一封信。涛说，女人怎么都是这么死心眼，不可救药。

涛什么都看得明白。我想他不会不知道沈芄。涛20岁，比淳还小，我想他是一个男人。男人和女人有这样的不同，人们习惯把女孩和女人用性生活为界，男孩和男人却是以头脑成熟为界，这种定向思维，谁能说不是一种男尊女卑呢。

天狼来前那一夜，沈芄焦躁不安，一夜不眠地讲天狼。沈芄脸色潮红，眼窝里埋伏着崩溃般的憔悴。她无论如何不肯睡一睡。我们还上农贸市场买鱼。我们拎着一个救火桶一样鲜红而且其大无比的塑料桶。天狼喜欢吃鱼，沈芄这么说的，天狼只喜欢吃有鳞的鱼，鲢鱼他一口不尝。无鳞鱼致癌。他想活得久一点。他不能接受诺贝尔奖常常颁发给一个死人的事实。

沈芄先是用洗衣粉刷水池，然后用水冲洗，一遍又一遍。好像是在为上帝打扫房间。鱼吃了洗衣粉会短命的，活不过24小时，我要让它们活7天7夜。沈芄沾沾自喜地说。天狼要在这里呆7天7夜，所以鱼不能死。沈芄反复强调鱼死了怎么办？我哪有时间去买？我得陪天狼呀！肥胖的